

新高中會考必讀（文學） 劉紹銘 主編

沈從文作品選

◎ 汪曾祺 編



雨後放晴的天氣，日頭炙到人肩上背上已有了點兒力量。溪邊蘆葦水楊柳，菜園中菜蔬，莫不繁榮滋茂，帶着一分有野性的生氣。草叢裡綠色蚱蜢各處飛着，翅膀搏動空氣時窸窣作聲。枝頭新蟬聲音已漸漸洪大。兩山深翠逼人竹篁中，有黃鳥與竹雀杜鵑鳴叫。翠翠感覺着，望着，聽着，同時也思索着：

——邊城

新 高 中 會 考 必 讀 (文 學)

沈從文作品選

◎ 汪曾祺 編

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舒 非
裝幀設計 鍾文君

書 名 新高中會考必讀（文學）· 沈從文作品選
編 者 汪曾祺
出 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鯗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Rm. 1304, 1065 King's Road, Quarry Bay, Hong Kong
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
SUP PUBLISHING LOGISTICS (HK) LTD.
3/F., 36 Ting Lai Road, Tai Po, N.T., Hong Kong
印 刷 深圳市美達印刷有限公司
深圳市福田區八卦嶺工業區 543 棟西 5 樓
版 次 2006 年 7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規 格 大 32 開 (137 × 210mm) 228 面
國際書號 ISBN-13: 978.962.04.2561.5
ISBN-10: 962.04.2561.8
© 2006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總序 放眼天下，志在四方

香港教育統籌局為《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——對未來的投資》，印製了諮詢文件，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期間分發業界徵求意見。在新高中學制下，中國語文連同英國語文，數學和通識教育組成四個核心科目。

在電視新聞節目播放的國歌影像中，你大概注意到“心繫家國，志在四方”的字樣。站在中國語文教育的觀點看，需要加重“投資”的項目，理應是“志在四方”。“月是故鄉明”，心繫家國，人之常情。香港學子，生於斯、食於斯，在本地受完教育後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，不用離鄉背井，向來是大多數人的願望。但時移勢易，相信今日香港青年早已認識到，因全球化引起的社會和經濟結構變化，說不定他們將來也要覓食他鄉。

如果要謀生的地方是中國大陸，那麼我們得馬上做準備功夫，多把時間“投資”在中國語文上。大陸同胞說的是普通話，書寫的是“白話文”。我在白話文三字打上引號，用意在於說明在中國大陸流行的白話文，有別於香港“八卦傳媒”專用的“白話文”。在大陸文本出現的“溝”，說的要麼是“水道”，要麼是“溝通”，跟沾花惹草行為拉不上任何關係。

香港同學日常接觸以方言和俗語為媒介的刊物多了，怕的是到大陸去打工時，滿口“港式白話”，甚至不知不覺的在文件上把人家公司的CEO說成“揸弗人”，那就壞事了。香港是廣東人世代聚居的地方，報章雜誌出於生意上的考慮，今後大概還會繼續用“港式白



話”去吸引讀者。形勢既然改變不了，“志在四方”的同學惟有自求多福。多讀中國現當代經典文學名著，從中吸取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中文表達能力，是最實際也最可行的辦法。

單從學習語文的效益着想，選讀作品的標準應以文字的感染力為先決條件。有感染力，你才會耐心看下去。多讀、細讀，自會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，日後自己動筆寫作時，心中也有個分寸，懂得“國語”與港式白話文原來是兩個不同的書寫傳統。

香港三聯書店為了配合教統局“教改”的構想，編製了《新高中會考必讀（文學）》系列，極切時需。像魯迅、沈從文和老舍這些經典大家，“志在四方”的香港青年應該熟讀，不但在中國語文和中文創作的考試中可望取得好成績，而且對個人文學修養也大有益處。將來如果在大陸上班，遇到生意人，粗通文墨的，你們聊天時，也因此有一個共同的話題。

教統局的諮詢文件把文學創作列為選修科目中一個單元，旨在通過感情“**創作或改編文學作品，讓學生享受創作的愉悅，抒發個人的思想感情。**”寫作其實是訓練思考和分析能力的最佳門徑。有謂“事非經過不知難”，確有道理。像〈病〉或〈理髮〉這種題目，任誰都可以執筆為文，因為我們都有過生病和理髮的經驗。可是自己挖空心思後，再拿出梁實秋的《雅舍小品》來看，說不定會發現自己寫的，就文字的表達能力和意象的經營而言，實在了無新意。自己在創作上有過嘔心瀝血的經驗，才會對別人的成就心悅誠服。閱讀和寫作互相發明，由此可見。有志選修創作課的同學先要多讀詩書，因為胸無點墨的人寫出來的東西，直像癡人說夢。“放眼天下”的同學選讀文本時，應記得“取法乎上”這句老話。因此閱讀文學作品，須從經典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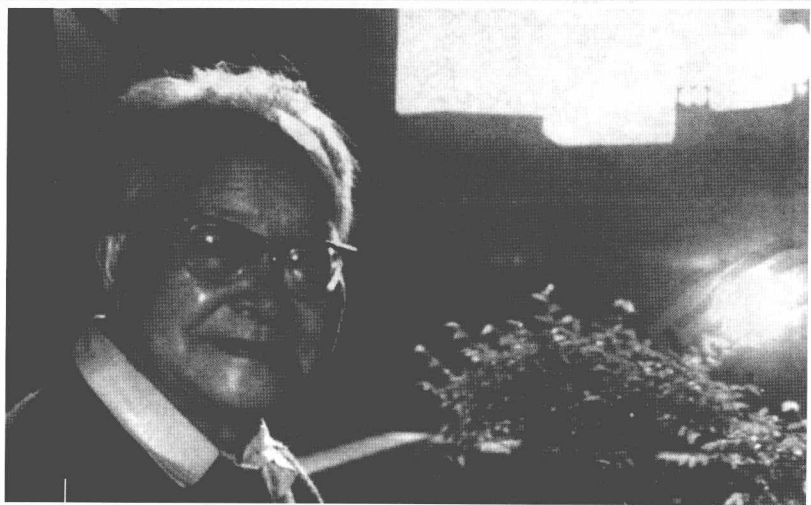
手。像魯迅、沈從文和曹禺這些在文字上自成天地的作家，你熟讀了，下筆便不同以往，肯定會有一番新的氣象。

以我教學多年經驗所得，除非你立志在大學主修文科，否則一個人的一生中，能有時間、心情和實際需要去閱讀文學作品的時期，就在中學這短短的幾年光陰。一上大學，本科的功課壓力，蓋地鋪天而來。除非你修通識教育的課程時，遇到一位醉心文學的老師；除非你確認文學作品能幫助你了解自己、認識人生，因而自動自發繼續追隨文學的“繆思”，否則實難想像你有衝勁再踏上文學的因緣路。香港兒女，放眼天下，志在四方，先從“語文增值”開始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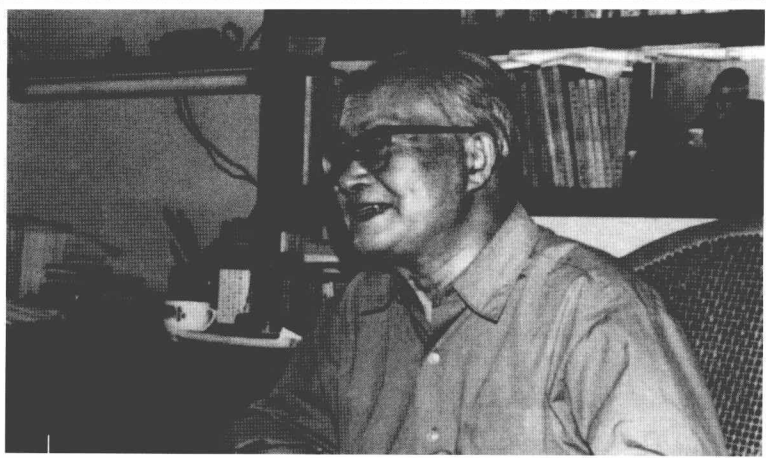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〇六年元月三十一日

劉紹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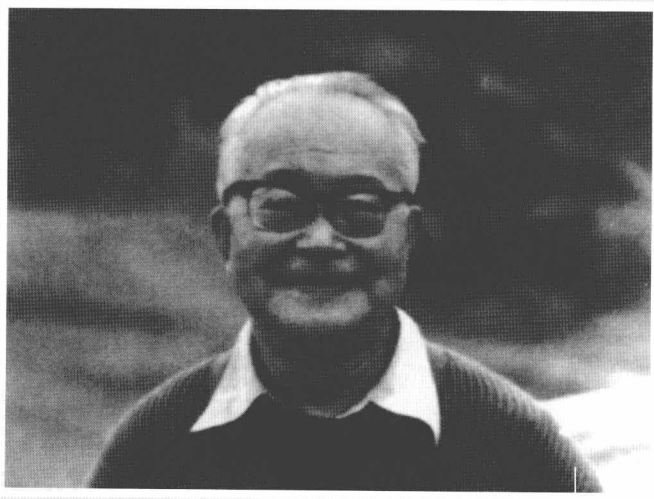
識於嶺南大學



在長沙湖南賓館（1981年4月，亞蓉攝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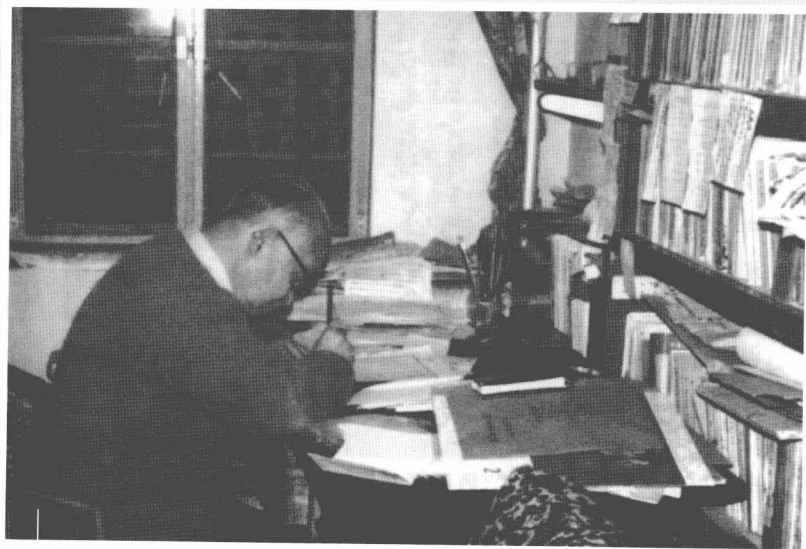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寓所內（1980年7月4日）



笑瞇瞇的沈從文



和夫人張兆和在廣州（1981年）



伏案寫作的沈從文（1981年·北京）

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

在我二十自传裏，我曾提到过水怪我的事，而水是海洋，
小的河流，汪洋万顷的大海，美水对于我力过巨大的帮助我
学实用小，脑子里去思索一切，全靠得是水，我对于宇宙观和得
法，也靠得是水。

还有一点，在你教予一切的时候，你就去表现原来面有个你
自己，这是一句真话。我对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，多一说是曾提
醒得来的，我的教育，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，然而这孤独，我
并不感到。

我从小岁七岁时，我整在我看未家是个最去意思的地方，
我已能忍受那个痛苦的天地，去论以何能得想方法，引中教以外

前 言

沈從文是現代中國文學的大師。

他的一生很富於傳奇性。

他是鳳凰人。鳳凰是湘西（湖南西部）一個偏僻邊遠小城。小城風景秀美，人情淳樸，但是地方很落後野蠻。統治小城的是地方的駐軍，他們把殺人不當回事。有時一次可殺五十人，到處都掛的是人頭。有時隊伍“清鄉”（下鄉捉土匪），回來時會有個孩子用小扁擔挑着兩顆人頭。這人頭也許是他的叔父的，也許就是他的父親的。沈先生就在這小城裡過了十幾年“痛苦怕人”的生活。

沈先生有少數民族血統。《從文自傳》裡說：“祖父本無子息，祖母為住鄉下的叔祖父沈洪芳娶了個苗族姑娘，生了兩個兒子，把老二過房作兒子。”這個苗族女人實是沈先生的祖母。沈先生說：“我照血統說，有一部分應屬於苗族。”後來沈先生在填寫履歷表時，在“民族”一欄裡填的就是苗族。

也許正是因為他有少數民族血統，對他的成長產生很大影響：身體雖然瘦小，性格卻極頑強。

沈先生從小當兵，在沅水邊走過很多地方。

“五四運動”的浪潮波及到湘西，沈從文受到民主、自由思想的影響，他想：不成！不能就這樣糊裡糊塗地活下去。於是一個人冒冒失失地闖進了北京（當時叫北平）。

他小學都沒有畢業，連標點符號都不會，就想用一枝筆打出一個



天下。他住在西西會館（清代以前，各地在北京都有“會館”，免費供進京應試的舉子居住）。經常為找點東西“消化消化”而發愁。北京冬天很冷（冷到零下二十幾度），沈先生卻穿了很單薄的衣裳過冬。沒有錢買煤，生不起火，沈先生就用棉被裹着，堅持寫作。

（香港的同學，你們大概很難想像這種滋味！）

他真的用一枝筆打出了天下。從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，他寫出了幾十本小說和散文，成了當時在青年中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。

沈從文熱愛家鄉，五百里長的沅水兩岸的山山水水，在他的筆下是那樣秀美鮮明，使人難忘。

他愛家鄉人，他愛各種善良真實的人。他從審美的角度看家鄉人，並不用世俗的道德觀念對他們苛求責備。他說他對農民和士兵懷了“不可言說的溫愛”。他寫水邊的妓女，寫多情的水手。他特別擅長寫天真、美麗、聰明、純潔的農村少女，創造了一系列農村少女的形象：三三、翠翠、夭夭、蕭蕭……。

他的敘述方法是多樣的，試驗過多種結構式樣。可以全篇用對話組成，也可以一句對話也沒有。

他是一個文體家。他的語言是很獨特的。基本上用的是以普通話為基礎的口語，但是摻雜了文言文和方言。他說他的文字是“文白夾雜”。但是看起來很順暢，並不彳亍。有的評論家說這是“沈從文體”。這種“沈從文體”影響了很多青年作家。

一九四九年以後，沈先生忽然停止了寫作，轉而從事文物研究。他在文物研究上取得很大的成績，出了好幾本書。於是我們得到一個優秀的物質文化史的專家，卻失去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天才的

偉大作家。^{〔1〕}

汪曾祺

一九九四年七月

〔1〕關於沈先生的轉業，我曾寫過一篇《沈從文轉業之謎》，可參看。

目 錄

總序	劉紹銘 i
前言	汪曾祺 ix
邊城	1
附錄一：沈從文和他的《邊城》 汪曾祺 /	104
附錄二：又讀《邊城》 汪曾祺 /	120
牛	129
丈夫	153
貴生	181

| 邊 城 |



—

由四川過湖南去，靠東有一條官路。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“茶峒”⁽¹⁾的小山城時，有一小溪，溪邊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。這人家只一個老人，一個女孩子，一隻黃狗。

小溪流下去，繞山岨流，約三里便匯入茶峒的大河。人若過溪越小山走去，則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邊。溪流如弓背，山路如弓弦，故遠近有了小小差異。小溪寬約二十丈，河床為大片石頭作成。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，卻依然清澈透明，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。小溪既為川湘來往孔道，水常有漲落，限於財力不能搭橋，就安排了一隻方頭渡船。這渡船一次連人帶馬，約可以載二十位搭客過河，人數多時則反覆來去。渡船頭豎了一枝小小竹竿，掛着一個可以活動的鐵環，溪岸兩端水槽牽了一段廢纜，有人過渡時，把鐵環掛在廢纜上，船上人就引手攀緣那條纜索，慢慢的牽船過對岸去。船將攏岸了，管理這渡船的，一面口中嚷着“慢點慢點”，自己霍的躍上了岸，拉着鐵環，於是人貨牛馬全上了岸，翻過小山不見了。渡頭為公家所有，故過渡人不必出錢。有人心中不安，抓了一把錢擲到船板上時，管渡船的必為一一拾起，依然塞到那人手心裡去，儼然吵嘴時的認真神氣：“我有了口糧，三斗米，七百錢，夠了。誰要這個！”